



给父亲写诗

何品品（广东）

我想给父亲写首诗
写他用结实宽厚的肩膀
扛起我金色的童年
写他用深邃严厉的目光
鞭策我们勇敢前行
写他用布满老茧的双手
为儿女造一个五彩的梦

我想写写勤劳的父亲
一边是庄稼，一边是牛羊
起早贪黑的身影来回奔忙
扁担挑起所有的辛酸和苦累
锄头和犁铧翻开生活的希望
漫过额头的汗水
浇灌出温暖人间的芬芳

我想写写年老的父亲
被时间洗白了头发
被风霜割出了皱纹
被生活压弯了身子
父亲沧桑成一棵老树
伫立在门口日夜张望
等待远行的儿女归巢

我写过长长短短的诗句
关于鲜花、大海、爱情
还有一年四季与黎明黄昏
可我从没有写过父亲
就像我从未对他说过我爱您
现在，我要给父亲写诗
托吹往故乡的清风在他耳畔吟唱
让他在梦里唤我乳名时不要悲伤

母亲的目光

张宏宇（江苏）

从小到大
可以温暖我的
在我无数次摔倒后
能够给我勇气的
让我漂泊的身影
不再孤独的
是母亲的目光

母亲的目光
渗着她一生的心血
为我注入了成长的营养
因此我常常会在人群中
寻找母亲的目光

在白发的暮色里
母亲老了
但母亲的目光
依然年轻
我能够感受到的
是不变的温暖
那目光还像儿时一样
牵着我走了好远好远

每次离家
唯一可以带走的
便是那长长的视线
以及母亲的挂念

住在城里，到处都是齐刷刷的高楼大厦，一栋挨着一栋，拼命地伸向天空。如今的房子越修越漂亮，可却再也难见从前的屋檐了。

还是怀念旧时那种老房子的屋檐，下雨的时候，仰头便能看到雨水从屋檐的边缘一串串滴落下来。若是远行，人们在离开时必定会站在屋檐下停留一下。“一雨池塘水面平，淡磨明镜照檐楹。”这是一组风景画——门前的池塘波平如镜，映照着屋檐与檐柱，回转身，看一眼温馨的家，迈出去，就离家越来越远了。

在我的老家，天井屋的四面都有宽宽的屋檐，有的屋檐足有一间屋那样宽，被称为“凉亭子”。檐下摆一张八仙桌，一家人围坐在

一起吃饭喝茶，其乐融融。

“东风知我欲山行，吹断檐间积雨声。”春至，雨来，站在檐下，看雨水从青瓦沟间如线般飘逸而下，落在滴水石上。时间久了，滴水石就有了三三两两的浅痕，那句水滴石穿，就是在屋檐下长成的。

“鸟向檐上飞，云从窗里出。”夏天阳光强烈，站在檐下可以躲一下燥热的光。闲时，人们聚在屋檐下，摆一副棋慢慢悠悠地下着，消磨炎热的时光。困了，就在屋檐下置一张竹躺椅，手摇一把蒲扇舒舒服服地打个盹儿。几只麻雀扑楞楞地飞过来，落在屋檐上叽叽喳喳。

秋日里的屋檐是最富贵的。秋收后，成串的辣椒和苞谷，都整整

心中的屋檐

鲁珉（湖北）

齐齐地挂在屋檐下，等待着秋风

的检视。
冬至，一片片雪花轻盈落下，屋檐下结出了一串串冰棱。等那冰棱结得长了，孩子们便举起长长的木棍，敲下冰棱，舔上几口，笑得一脸欢快的模样。孩子们的小手虽冻得通红，却还是乐此不疲地玩着闹着，仿佛不知道什么是冷。

儿时，邻居张伯好酒，最喜欢在屋檐下独斟独饮。“定林斋后鸣禽散，只有提壶守屋檐。”王安石也是如此，喜欢一个人提壶立于屋檐下，看飞鸟四散。

后来，我去镇上读高中，每周都要背一篓粮食在崎岖的山路上走三十多里路，一路上，农家的屋

菜油浸香的日子

刘亚华（湖南）

桶菜油，我说带着这么多桶菜油转车太重太麻烦，而她硬是把我和三桶菜油送到了县城的车站里。

今年，听到母亲又让我带菜油，我连连拒绝，“这边又不是买不到，那么远回来还带菜油走，麻烦！”母亲却说：“家里的油纯度高，反正你新买了车，放在后备箱里又不碍事。”母亲打的菜油我去年吃了一箱，确实又香又纯，只是，我平时给她塞钱时，她总是不

要，所以我倒是希望她把菜油卖掉换点钱，让自己的生活过得好一点。

休假回家，果真看见家里楼梯口的塑料桶里，全装着亮晶晶的新

打的菜油。我又跑去看油缸，发现里面还真是仍有满满的菜油。“我带陈油走吧？新油你自己吃。”我对母亲说。“陈油哪有新油香，给你当然要给最好的。”母亲说得斩钉截铁。

临走的前一晚，我将一干块钱塞给母亲，她不接，我便将钱硬塞进了她的抽屉。第二天一早，母亲将那些钱用红包发给了我的两个女儿，说是给孩子们零花钱，必须收下。我很无奈，只好又将钱偷偷地压在了母亲的枕头下。

得知丈夫血压偏高，母亲不知从哪里得来了“减压”措施，在我们临走时不停地嘱咐：“吃菜油，

“痴气”夏天

马海霞（山东）

我在蚊帐里玩过家家，把枕头当娃娃，用毛线将枕头两个角绑起来，就像小女孩的两个发髻，再用毛巾当衣服，将枕头包裹起来……我常常一个人在蚊帐里自娱自乐地玩上半天，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醒来一看，祖母正摇着蒲扇坐在床边，一脸微笑地看着我。

钱钟书小时候最喜欢玩“石屋里的和尚”这个游戏：一个人盘坐在帐子里，放下帐门，身披一条被单，就是“石屋里的和尚”。他说这游戏好玩得很，晚上伯伯伯母叫他早睡，他也不肯，玩得乐此不疲。所谓“玩”，不过是一个人盘坐着自言自语，小孩子的自言自语，其实是出声的想象。在外人看来，这是“痴气”，但对小孩子而言，蚊帐放下来，

檐下都是我的歇脚之地。

再后来，我去省城上学，很少再路过那些屋檐了。之后，我去了一座又一座的城市，整日忙忙碌碌，再也难看到能人们挡雨遮阳的屋檐。离家远了，我才觉得，有屋檐的房子才是最值得怀念的，屋檐下斑驳的墙面，潮湿的青苔，有浅痕的滴水石以及大门两旁的抱鼓石，都见证了珍贵的过往。停下脚步时，仰望那挑出去的屋檐，会让我感到温暖而又亲切。

恍惚中，我仿佛又回到从前，几十里山路上的每一个屋檐都是那样的刻骨铭心。那些高高矮矮、宽宽窄窄的屋檐，早已成为我心中的一道的风景，化为人生中最珍贵的记忆。

少吃猪肉和猪油。”我“嗯嗯”地连声答应着，然后，又听见她说：“以后，我每年都打菜油，你们也省得出去买。”

这次休假在家里停留的时间不多，回来后，母亲给我打电话，说：“你们这次回一趟家，啥都没让

你们带走，我心里很过意不去。”我说：“不是带走了好几桶菜油吗？这还少啊？”母亲说：“那是你给了钱的，不算是我送你的。”

也许，在母亲看来，儿女们的“白吃白拿”，才是让她感到最幸福的事吧。

每一年，都有365个被菜油浸香的日子，母亲的爱，无处不在。

麦收时节，人人都缠在忙里：男人地头喝水，手里还提着镰刀；女人灶前烙着馍，心里还合计着打麦的事儿；小孩子家到处寻觅合用的筐，准备下田去拾麦穗。

人们来往在田间路上，相互打招呼都是直截了当的——

“割了？”
“割了。”
“去割呀？”
“去割呢。”

即便是如此匆忙，路面上仍常有收不及的熟麦散出的麦粒。几天下来，麻雀都肥了一圈，它们饿了便到树下，饱了就到树上，觅食毫不费事，闲极无聊时，它们便叽叽喳喳地旁观着繁忙的麦收景象。

没过几日，村外的田野里就只剩下一地麦茬。饱鼓鼓的麦粒，入了仓；圆滚滚的麦秸垛，雄踞在打麦场上。

聂绀弩诗中的麦秸垛是这样的：“麦垛千堆又万堆，长城迤逦复迂回，散兵线上黄金满，金字塔边赤日辉。”我觉得，麦秸垛的气质是温暖朴实的，从高处看，打麦场上摆放的，无疑是一顶顶金色的大草帽，那是人们用劳动创造出的乡村样式。作为乡愁的符号，麦秸垛有一脉诗意的余响，袅袅萦绕于一代人的心头。

年幼时，我曾在打麦场上懵懂地看大人抱一抱麦子送入脱粒机的嘴巴，脱粒机呼噜着将麦子吞进去，然后又在另一边“突突突”地吐出来，一个口吐麦粒，一个口吐麦秸。麦秸很轻，“嗖”地一下就飘远了，人们用筛子将其搂成一堆，堆垛的老把式指挥人们打好圆形垛底，压实，再层层往上挑麦秸。“这里来几杈！”“这儿！一杈就够！”麦秸堆高了，两个小伙子纵身上垛，鱼跃一跳腾腾着，他们的身子陷下去又冒上来，冒上来又陷下去，将垛心踩实在了，人们便继续往上堆麦秸。待麦秸堆高三米左右时，老把式自己也上了垛，他填高垛心，撒一层麦糠，铺一层长麦秆，再甩一层厚厚的麦秸泥，抹得光溜溜的。不多会儿，一座麦秸垛便巍然现身。

麦秸垛挺身站着，仿佛一个大人

物，扣一顶宽沿儿帽子，又牢稳又有风致。
清晨，我出门去上早读，向着东边的学校走。朝阳的曦光如红绸子般覆盖了路面，鲜红的太阳从麦秸垛后面升起，阳光似金沙般裹住半个麦秸垛，投射出浓重的影子。那一个个麦秸垛，看上去竟如群山般雄伟。

那时，村里的夜晚若是没有月光，便是实打实地黑。远山和近岭黑成了一片，麦秸垛和打麦场黑成一体，它们像黑糖融在水里一般，融在了黑夜里。可是，有月光的夜里就不一样了，尤其是在暑天，随家人卷着席子到打麦场上乘凉消暑，甚为惬意。躺在晒了一天的地面上，感觉比躺在家里的炕上还舒服。我仰面躺着望星星，从西数到东，数着数着，就数乱了。月光在麦秸垛之间，细细地流，好像那里是涌出月光的泉眼，夜晚的大地真静，静得能听见各种小虫的叫声；夜晚的风好闻，带来远处的田野气息和近处的麦秸清香。

那些麦秸垛，在月光下有着柔和的轮廓和交叠的暗影。一首老歌是这样唱的：“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欢乐的歌声，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我总想，为什么不是坐在麦秸垛旁？如若坐在麦秸垛旁，便意味着麦收已到了场光地净的阶段，彼时麦收在仓里，苗长在地里，人坐在月光里听旧事，岂不是更美？

那时的冬天，村子里总是下雪。一刮北风，雪就来了。雪喜欢在乡下撒欢，一来就不停地疯，小孩子们也被雪引出门外，像雪一样撒欢打闹。接天连地的雪，把远山、近水以及打麦场上的麦秸垛都掩在了它的雪衣下，麦秸垛变成了巨大的雪蘑菇，那么嫩，那么胖，让人看了便忍不住想咬上一口。我们这些小孩子钻进麦秸洞，坐着看外面的雪。一群顽童难得这么安静地观看景色，竟也觉得很享受。看来，快乐不光是一惊一乍地闹腾，还有简简单单的安静。

然而，麦秸垛的出现，可不是为了追求诗意的，它们是乡村哲学的集合体，讲的是实用。做饭时，挑来一篓子麦秸做引火柴；鸡抱窝，猪下崽，用麦秸为它们铺一个温暖洁净的窝；脱坯、垒墙、盘火炕，用麦秸和上泥，做出来的活儿瓷实又漂亮。麦秸还是耕牛过冬的粮草，铡刀一起一落，麦秸便被铡成了段，掺上麦糠，牛咀嚼得有滋有味。对村里孩子来说，麦秸垛更是一个巨大的生态游乐场，可攀高，可掏洞，可隐蔽周旋地玩游戏。

诗意，其实只是麦秸垛的一种衍生品。在劳动中，许多神奇又美好的事物被最勤奋出色的劳动者发现，并用汗水和智慧催它现身。于是，平凡的事物便鲜活地呈现出一种诗意之美。

麦秸垛的诗意之美

米丽宏（河北）



水上渔人 王国红（江西）摄